

問津文庫

通俗文学研究集刊第五种
主编 王振良

品報學叢

第二輯

顾 张
臻 元
卿

编

天津出版
天津

問津文庫

通俗文学研究集刊第五种
主编 王振良

品報學叢

第二輯

張元卿
顧臻

編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报学丛,第2辑/张元卿,顾臻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1

(通俗文学研究集刊/王振良主编)

ISBN 978-7-5528-0374-7

I. ①品… II. ①张… ②顾… III. ①中国文学—通俗文学—文学史研究—近现代—文集 IV. ①I20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1950号

品报学丛·第二辑

张元卿 顾臻 编

出版人/张玮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http://www.tjabc.net>

今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0千字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8-0374-7

定 价: 32.00 元

序

徐斯年

我最喜欢“泡”图书馆。退休之前，因受种种条件制约，很少获得“泡”得舒舒畅畅的机会；退休之后，时间固然全由自己支配啦，但是体力、精力、视力已经不容再跑图书馆了。于是，《品报》成为我“家庭图书馆”的重要部分——其实，是诸位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替我去“泡”图书馆，本人坐享其成而已。许多几十年放在心里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例如本辑《学丛》所收关于向恺然“假死”及其稿费官司的掌故，还有赵绂章先世、刘云若婚姻的史料等（当年亡友张赣生曾陪我访问刘美文，得到的信息没有这样完整）。另有许多史料，则令我眼界大开，例如本辑所收的西门丁、秦红、司马紫烟的资料。对于热衷“宏大叙事”者来说，这些或许都是“小道”；对于我辈而言，查明一个笔名、一处地址、一件“疑案”，却比得个大奖去领笔奖金开心得多！

《品报》同仁从事的，多属“体制外研究”（建议不用“民间研究”这个说法，因为容易被理解为与“民间文学”同一层次的东西）。“体

制外研究”有自己的优势：上面没有“婆婆”压着、管着，大家不为名、不为利，全以兴趣为动力，想读啥就读啥，想写啥就写啥（同时意味着不想写的东西可以不必费心硬写）。这也就是“天乐”吧——庄周说“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则可“知天乐”矣。

当然，“体制外”的研究也有劣势，第一个问题是经费，第二个问题是编刊物弄不到刊号，随之而来的第三个问题则关乎发行。这就是《品报》长期只能以电子同人刊物的形式，在“内部”流通的原因。值得庆幸的是，在振良、元卿、顾臻及有关朋友的努力下，由电子刊物到纸质印本的梦想已经化为现实，他们的编辑构想也更扩大、更完善了。作为《品报》的忠实读者和能力有限的作者，我也想借此机会提一些“扩展阵地”的建议——还是想到啥就说啥，抛砖引玉，不成“体系”。

刘慈欣《三体》的轰动效应，使我们注意到通俗文学里一块长期受到忽略的领地——科幻文学。听说《品报》已在筹划编辑一期科幻特刊，这是很有意义的事。这个领域值得大家继续关注，除了“史”和“史料”的角度，势必还要求我们把目光转向当代，包括当代的网络文学以及互联网上的读者反馈（关于《三体》，我看到的几篇帖子及其跟帖就都颇有见地）。这可是一个其大无比的“富矿”，其外延远远超出科幻！

德国新闻媒体发表过一份关于“三十年后中国”的预言，前面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大事记”，中国人看起来好像很不完整，却反映着外国人关注的焦点。其中一条是：1980年，中国摄制、播映了第一部科幻电影。这里指的是《珊瑚岛上的死光》（同名小说发表于1978年）。此事咱们早忘记了，人家德国人可记着呢，而且视之为中国国力发展的一块“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开过

《2014年中国最佳科幻作品》新书发布会,细读相关报道,与会的著名科幻作家和重量级评论家,依然没有一个从此角度考察科幻文学之价值和意义的。所以,单就“科幻”这一领域而言,也还有许多问题非常值得咱们挖掘和深入思考。

范伯群先生曾在一个会议上提出设想:把通俗文学研究扩展为通俗文艺、通俗文化的研究。

我很赞同这一设想。于是想到小时候排演过的《麻雀与小孩》,那是中国第一部儿童歌舞剧,作者黎锦晖是著名的流行歌曲作曲家,所作儿童歌舞剧还有《葡萄仙子》等等,歌曲则有《毛毛雨》等等,当年脍炙人口,唱遍大江南北。他创办的明月歌舞团也非常有名,周璇、聂耳均出身于此。当时的“左翼”,曾斥之为“靡靡之音”、“软性文艺”;解放之后,黎先生先是受推崇,后是被批判,下场颇惨。这样的作家—作曲家及其作品,即使作为“通俗文学研究”,也是不应忽略的。当然,我们的目光还应扩及流行音乐、歌舞的整体以及相关活动的历史全貌。

又想到老家有个当经济警察的远亲,我小时经常看到他从小酒馆里晃将出来,胸前吊把木壳枪,一边趔趔趄趄,一边酒气醺醺地唱道:“木壳枪——开放——不响,哎呦——哎呦!”后来翻检通俗文学期刊时,居然发现这句唱词出自当年上海流行的某出“时剧”(可惜刊名、剧名都忘记了)。所谓时剧,指的是根据当下社会新闻改编的戏剧——往往先有小说,即鸳蝴派刊物上经常标示的“时事小说”、“实事惨情小说”。新闻—小说—戏剧往往形成一个系列。我们老家远在浙东,上海的时剧竟然这么迅速地流传过来,通俗戏剧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这种通俗戏剧大多属于幕表戏(所以它继承的又是“文明戏”的

余绪),没有正式剧本。这为挖掘史料增添了许多困难,只好通过第二手资料去探查真相。此类戏剧,“新文艺剧团”是不演的,原因之一在其“不正规”。它们拥有特定的剧团和特定的剧场——都比“正规”的新文艺剧团、剧场更加“市场化”,更加“低俗化”,观众也以市民阶层为主。所以,收集剧场、剧团史料也是研究通俗戏剧的途径之一。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城市里的许多民营剧团仍属此等性质。它们也演新文艺剧作,但是排演方式依旧是“幕表化”的(也就是“解构”精英文本,使之“粗俗化”),因为这样来得快,节约成本。范伯群先生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戏剧部分是陈龙写的,挖掘出的史料相当丰富,学风也极其扎实,但是这一领域依然有待继续研究——特别是把通俗戏剧作为“剧场艺术”和城市平民的精神消费活动,作为城市通俗文化的有机部分来做研究。

还想到,小学毕业前后,解放区文艺已在国统区暗暗地流传开来,至少在国统区的大小知识分子中,它是非常受欢迎的。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小学生,政治意识不浓,吸引我们的倒是它的“艺术性”——那股“清新气”和“热烈气”。解放区文艺是通俗文艺“革命化”的产物,也是“革命文学”大众化的一次有领导、有组织的实践。改革开放之后,“工农兵文艺”在学术界是遭贬斥的,这种贬斥是否完全公正?是否经得起“历史现场”的检验?这种“革命化”的经验和教训又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有待认真研究和反思的。

中国文化至今依然处于转型期。以上各项都涉及“转型”的过程以及面临的问题,虽属“一翼”,却也关乎“全般”。

这些建议,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很不容易。希望《品报》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把刊物办得越来越好,使影响越来越大!

2015年10月18日于姑苏香滨水岸

目 录

	001 序(徐斯年)
一言堂	
	003 关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学科史的对话 (范伯群 张元卿)
	017 文学史观的蜕变——研究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心得(徐斯年)
	026 “通俗文学研究集刊”编辑旨趣 (王振良 张元卿)
	028 “鸳蝴”诗词亟待整理(青谷)
鲜花庄	
	033 王度庐(霄羽)的早期小说(徐斯年)
	061 夹缝里的都市文化——读周瘦鹃《留声机片》(陈建华)
	071 评书家邵增涛和于枢海(王文玉)
	073 赵焕亭之弟赵绂鸿(贾廷林)
	078 关于《北平老百姓日报》(顾 臻)
	081 也谈吴一舸、任率英的插图(胡立生)

- 085 名医陈微尘(周利成)
088 “鹿鸣”是吴秋尘笔名(侯福志)
090 箸翁是戴愚庵的笔名(侯福志)

**刘云若
研究小辑**



- 095 刘云若与夫人于颂熙(辛绍兰)
099 刘云若与刘慧双(辛绍兰)
102 旧天津的屋顶花园(箫箫)
105 《小扬州志》里的“青青”形象(牛立明)
113 刘云若笔下的“苏氏正骨”(侯福志)
115 旧诗和到已十年(刘云若原作 胡立生整理)
118 六十年后揭“谜底”(张元卿)

**平江不肖生
研究小辑**



- 123 向恺然起诉时还书局(杨锐 顾臻)
126 不肖生的假死风波趣谈(杨锐 顾臻)
129 不肖生与沪上各大书局的纠纷(杨锐 顾臻)

**西门丁
研究小辑**



- 139 记香港作家西门丁(西门丁口述 顾臻、渠诚整理)
148 西门丁谈武侠小说(沈西城)

**港台武
侠论苑**



- 169 我和武侠小说(秦红原作 顾臻整理)
177 歧路漫漫觅紫烟——司马紫烟小说书目初考(侠圣)

**通俗文学
与天津**



- 193 《十二金钱镖》的作者不是“宫白羽”(倪斯震)
197 “鸳蝴派”作家何海鸣(周利成)

- 200 得意弟子魏病侠(周利成)
- 203 乐善好施的王伯龙(周利成)
- 206 吴秋尘与《一炉》(箫 箫)
- 208 管孟仁与《中华画报》(侯福志)

零金碎玉



- 213 程小青《苏州园林》(白 鱼)
- 214 赵苕狂文稿(青 谷)
- 215 许廪父“评论尤幼稚不堪”(白 鱼)
- 216 任率英为武侠小说画插图(青 谷)
- 218 警务刊物常刊侦探小说(青 谷)
- 219 李涵秋致“锡侯”诗(白 鱼)

附录一



- 223 2014 年《品报》目录

附录二



- 231 2014 年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论文索引
- 243 编后记



关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 学科史的对话

范伯群 张元卿

近几年通俗文学研究界开始回顾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史,虽然至今还没有出现诸如学术史案之类的著述,但零星的反思却时常出现。对于这种现象我曾多次向范伯群教授求教,但每次都是口头交流,话题不够系统,也没法深入,因此便萌生了以书面问答的形式再次向范先生请教的想法。当我把问题传给范先生后,他对这种形式很认可,及时传回了详尽的答复。现将问答内容整理于下,希望我们从学科史的角度所做的思考能引起相关研究者的讨论,并有所补正。

第一部分 史实与叙述

一、倪斯霆先生在《天津现代文学的困惑与辉煌》(2004 年 6 月 15 日天津《城市快报》)一文中写道:“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次政协会上,民国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有幸到会,当茅盾向毛泽

东介绍他就是《啼笑因缘》的作者时,他竟矢口否认。可见当年作者都在否认自己的小说为文学。此后过了几年,在一次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会上,武汉大学程千帆教授忽发‘奇想’,提出能否在现代文学史中增添两章内容:一章是言情大师张恨水与刘云若,另一章则为武侠巨子还珠楼主与宫白羽。这在当时环境下,无疑是‘离经叛道’,因此其他教授在愕然之后,很快便将话题岔了开去。”

张元卿(以下简称张):程千帆教授发言的背景及相关情况,我很不了解,请范老师谈谈那时的情形。

范伯群教授(以下简称范):1955年到1977年,我的工作岗位不在高校,千帆先生在哪次教材编写会上发表过这个意见,我也无从了解。但我知道千帆先生一贯对通俗文学研究抱着热心支持的态度。我们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能报上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千帆先生曾为此出过大力。1986年,我在北京与刘再复等一起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议中途刘再复要去出席“七五”国家社科项目的评审会,我就托他申报《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这一课题。那时好像没有现在那样正规,一定要先填许多表格,而是通过了再填表格的(申报的人好像也并不多)。刘再复到了会上,找千帆先生商量。他说范伯群要报一个题目,但他是在江苏工作的,是否请你作为江苏来的评委提出来更顺些。千帆先生欣然同意。会议由王瑶先生主持,凡超过15票者为重点项目。在1986年这次评审会之前,我们已经在1984年出版了70多万字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我们的前期成果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会上再经千帆先生的大力推荐,得票数在15票以上。成为苏州大学首个社科国家重点项目。

二、《范伯群:找回文学史的另一只翅膀》(2009年5月15日

《苏州日报》)一文记录了范伯群和记者的一段对话:

记者问:“苏州大学是通俗文学研究的大本营,您则是这个团队的领军人物。你们是怎么走上研究近现代通俗文学之路的?”

范伯群回答:“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牵头,动员了国内50多个大学与科研机构,要编一套大型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资料丛书。分工给苏州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的任务是编写《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他们的理由是:‘鸳鸯蝴蝶派’中的许多作家都是苏州人,是苏州的‘地方史料’,理应由你们来填补这个研究空白。就这样,我们承担起了这一任务。”“我们在1984年,出版了《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下)》,共有70多万字。经过反复慎重的研究,我们提出‘他们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的通俗文学流派’的结论。多年来经学术界的品评与考量,这个结论已为绝大多数同行学者所接受,学界从此都称他们为‘通俗文学作家’;也即是说,这个结论已具有一定的‘公信度’。1986年,我们申报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课题被批准为‘七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到2000年出版这部140万字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近15年中,我们完成了一系列‘中期科研成果’,最后终于完成了这一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也多次获得了高层次的奖励。”

张:当年是在什么场合下提出让苏大编的?有无明确的文件?是否还有档案留存?

范:当时大概是1981年,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一次确定分

课题的会上,会议由当时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芮和师先生参加的。分给我们的理由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主要在苏扬两地,而苏州的作者又远远多于扬州,认为苏州大学就地编写这一课题更为合适。分工以后大家就进入编选工作。好像没有明确的文件与档案,或许文学研究所有记录在案。

张:《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这一课题的申报材料是否还有副本?

范:系科搬了几次家,我退休已有11年,许多情况不了解了。当时,肯定有所填的表格。现在也许很难找到了。

三、王福湘在《论60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价值标准的演进》(《学术研究》2009年12期)中写道:“影响最大、最权威的唐弢主编的三卷本,是在20世纪60年代高教部组织的编写组的初稿基础上修订或重写的,1984年又出了压缩修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简编》增补了钱钟书的《围城》,肯定了20世纪40年代九位年轻人组成的新诗派,对林语堂作了稍近客观的介绍,却删去了三卷本首次写到的张恨水。”

张:《简编》为何要删张恨水呢?您怎么看待增《围城》而去张恨水?

范:我听说,唐先生是不大赞成鸳鸯蝴蝶派作家(现称通俗作家)入史的,而严先生却比较坚持。我是接到严先生的来信才试写《张恨水》节的。为什么在简编本是删去,我想篇幅大大精简,当然会删去一些作家的。

上文还写道:“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虽然没有给通俗小说以同样数量的章节,却都是将其作为地位平等的独立体系,范伯群就是黄编本‘20世纪通俗文学’一章的执笔者之一。”

张:唐弢的三卷本和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关于通俗

文学的部分都是请您执笔的，从学科制度上看这是否说明现代文学史研究因缺乏通俗文学学科的滋养而在修史时每每捉襟见肘？

范：黄修己先生一直重视通俗文学，他甚至认为一个现代文学教研室，其中连一个重点关注通俗文学的老师也没有，这个教研室结构就不大“完整”。正因为他有如此的看法，我当然愿意为他的文学史执笔写一章。另外，唐、严主编的第三卷和黄先生编的文学史都嘱我执笔，是因为那时研究通俗文学刚起步不久，研究的人还不多的缘故。

张：接着上面的问题，请您谈谈苏大中文系通俗文学群体在通俗文学学科史上的作用。

范：你认为通俗文学是一个学科，因此提出“学科史”这个概念。在我看来恐怕还有待于学界的承认。在大学里，现在还只将它视为一个“科目”，或者说是一个方向。一般研究生填表，都写成“现代文学学科 / 通俗文学研究方向”。

我们是将现代通俗文学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的，不是批判，而是认定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从苏大学术群体开始的，从而使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正式登上大演讲坛。从选修课到列入教学计划，作为苏大文学院的特色研究方向之一，也率先招收研究通俗文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发展到与招现代文学研究生并列，成为在招生简章单列招生的一个方向。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并没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学院中的老师们思想也不会一下子统一的，但从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开始，将通俗作家的言论编在前面，而将新文学作家对他们的批判安排在后面，就有重新评价的意图；意思是先让通俗作家们将话说完，而不是批判“当头”。在挖掘资料，进而思考问题过程中逐渐体会到这是一个